

蜀山劍俠傳

廿三集

蜀山劍俠傳 第廿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大熊嶺魔火化藍梟

三柳坪神針誅黑醜

再我祇尋玉清賊尼一人，別人無干，如其賊尼故意嫁禍庵主，人早遠遁，不在此地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決不相侵，無須隱避，也請出來一人答話，免傷和氣，說完，不聽回應，越以爲胆怯緩兵，厲聲大喝，好說不聽，賊尼定在庵中潛伏，我如尋他，誰也庇護不得，再不出見，休怪辣手，庵中終無回應，勃然暴怒，將手一拍腰間人皮口袋，人頭口內，立即飛出數十團碧烟，飛起空中，互相擊撞爆散，化爲百十丈烈焰，晃眼之間，血光熊熊疑成一片，將所虛擬的庵址照定，跟着左右兩肩搖處，九柄血焰叉，化爲九股血焰飛起，直投火中，飛梭穿擲，倏忽若電，那三個魔頭，也脫臂而起，大如車輪，口耳鼻眼，各射出無盡赤黃黑白四色妖光邪火，飛入火內，那魔火蓬蓬勃勃勢益強盛，似這裏約過有半個時辰，鐵姝覺出所燒之處，空無一物，三魔也未遇見一個敵人，暗忖是什麼法兒，如此利害，竟能護住全庵，魔火無功，連我又神魔，也攻不進去，一面加急施爲，口中亂罵，心方奇怪，玉清大師，本還想看他到底有何伎倆，因知魔火利害，雖在埋伏之中，所燒地

面甚小，山石林木，必吃燬滅，一則恐傷庵前清景，又想借對方魔火，略試自己的道力，好在佈置周詳，稍有不敵，立即發動陣法，也可轉敗爲勝，便現身冷笑道，鐵姝道友，那是一堆山石，苦苦燒他做什麼，莫非石頭也與你有仇麼，鐵姝聞聲大驚，側臉一看，仇人正站身側魔火圈外不遠，笑語相嘲，忙收魔焰一看，誰說不長，所燒之處，果是一堆寸草全無的山石，當時又愧又忿，急怒攻心，更不答話，一指魔焰，連同飛叉神魔，潮湧一般，向玉清大師捲去，玉清大師，終是小心，話才出口，先將離合神光放出護身，隨又將本身真靈，化爲一團青光，升出頭頂，連用玄功，盤膝入定，直不理睬，相持到了子夜，鐵姝見那青光，晶瑩明徹，流輝四射，知是仇人元神，碧血神焰所化魔火，雖不畏離合神光消滅，仍傷仇人不得，尤其三神魔空自怒嘯發威，一個也不敢挨近，驚異之餘，心想事已至此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方欲另施邪法，玉清大師，已試出自身道力，不願元神長受魔焰燒灼，條地收轉真靈，一笑而起，在金光護身中，指住鐵姝笑道，你看如何，我再最後忠告，趁早收風回山，免得又遭無趣，否則你這次就逃走不脫了，鐵姝咬牙切齒，大罵賊尼，你公主法力無邊，尙未施爲，况你此時，已被我碧血神焰困住，還敢說此大話，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休想活命，玉清大師笑道，既這樣說法，我先把你這些魔火鬼頭收去，看你還有什別的花樣，說時暗中倒轉陣法，在金光護身之下，衝焰往前飛遁，鐵姝自不信

有此神通。忙即催動魔焰飛叉和魔鬼追去，滿擬這三樣都是如影隨形，神光微有縫隙，魔頭立即侵入，仇人非死不可。眼着一幢金虹，激動起千尋血焰，電馳潮奔，向前飛去，仇人祇顧上身，雙腳已露出在外，魔頭已然追近，快要乘虛而入，心方狂喜，正追之間，猛瞥見面前祥光湧處，倏地現出一座旗門，仇人又復現身，含笑而立。那些焰叉魔鬼，無影無蹤，自己少說也應追出四五百里，追了一程，竟在十丈以內，這一驚真是不同小可，心神一怔，玉清大師，已指他笑道，你不用惶急，那些東西，已被我收去，等我幾時有暇，自會交還令師，你是拿不去了，還有什花樣，請使出來吧。鐵姝自思，適才宛如夢境，重寶連失，何顏回見師父，怒喝一聲，我與你這賤尼拚了，說罷，拔出腰間令牌，雙手各持一面，朝前心所懸三角晶鏡上一拍，口誦魔咒，朝外一揚，鏡上面，便箭一般射出兩股青焰，落地便自爆散，現出九個赤身美女，和九個赤身嬰兒，都是粉嬌酥嫩，一絲不掛，各有一片極薄彩烟圍身，豔麗絕倫，再看魔女神情，也轉怒爲喜，秀眉含顰，星目流波，面如朝霞和雪，容光照人，再觀上一身柔肌媚骨，玉態珠輝，越顯得儀態萬方，迥不似先前那張死人臉孔，玉清大師仗着旗門妙法，擒他本來容易，因受顛仙之囑，未爲己甚，一見鐵姝情急，竟將九子母陰魔拘來，不敢大意，一面暗移旗門，將他隱隱困住，一面忙用離合神光，朝前罩去，原意離合神光，生死由心，便陰魔乃赤身教主親身祭煉，曾下百年苦功

雖不便將他除去，但可先行制住，免有疎虞，不料鐵姝，也早防到，陰魔才一現形，便與會合一起，神光照到，身形滴溜溜一轉，所着雲肩圍裙上，便和箭雨也似，向四外射出兩圈碧色光華，一上一下合攏，連人帶九女九嬰全包在內，祇管運用神光威力，竟一毫也傷他不得，碧光晶瑩，與裏面那些繞身魔烟，相與輝映，再吃外面神光金霞一照，冰紈霧縠，雲鬢風鬟，頓成異彩，照眼生輝，鐵姝將身護住以後，突發嬌呻，一個眼風，朝外拋去，那些赤身美女嬰兒，立即聯翩起舞，鐵姝站在女嬰當中，舞過一陣，做了不少柔情媚態，暗覷敵人，站在旗門下面，微笑相看，毫不爲動，心中忿極，條條格格媚笑，自身也加入女嬰之中，一同起舞，舞到急處，忽然頭上脚下，連身倒轉，玉跌頻伸，柔肌欲活，粉灣雪股，綴綴生光，時顛時倒，時合時張，加以嬌喘微微，呻吟細細，端的妙相畢呈，備極妖豔，令人見了，蕩魄融心，身魂欲化，玉清大師道心堅定，起初還不甚在意，暗忖人言這九十母陰魔銷魂大法，陰毒無比，祇心一動，元神便被攝去，萬劫不復，鐵姝已差不多盡得乃師真傳，也祇如此，看來受害人還是道淺魔高之故，倒是那護身法寶，和先用碧魔神焰，連佛火都難奏功，現時他那魔焰，也祇被旗門隔斷禁住，不能消滅，異日他師徒，如受許飛娘等妖人蠱惑，實是各正派門下，一件大患，爲想長點經歷，觀查這魔法，除用淫聲媚態迷人外，倒底還有無別的妙用，祇將心神鎮攝，任其施爲，這一念好奇，到

下後來，鐵姝和諸赤身美女，舞又由急而緩，聲色越發妖淫，內中還雜着許多意想不到的怪狀，玉清大師暗笑魔教妖邪，太已無恥，爲了害人，什麼都做得出，年來已悟徹色空之境，神智瑩明，任多做作，其奈我何，念頭一動，不覺略爲多看了兩眼，誰知才一視，猛覺心旌微蕩，前面神光，立即微弱，鐵姝和赤身女嬰，跟着容光煥發，聲色愈加曼妙淫浪，那護身魔光，也暴漲開來，神光金霞，章被盪開了些，心中大驚，知道不妙，忙即收攝心神，手指鐵姝喝道，你這些醜態，我已領教，即早服輸回山，還可饒你不死，否則你已身陷伏魔旗門之內，我略一施爲，你便形神俱滅了，隨說隨運玄功，元神重又升起，前面神光，分外強盛，往小處逐漸收緊，鐵姝先見仇人幾爲所乘，方自心喜，及見元神升起，青光晶明，籠罩全身，神光又復大盛，才知玉清大師，祇是一時輕敵，略爲疎忽所致，憑魔力並攝制仇人不住，又聽身陷埋伏，越發惶急，再如施爲下去，徒多獻醜，於事無補，恨到極處，把心一橫，左手令牌一晃，那九子母陰魔，照例出來不囑吃一個有根行的生魂，永不干休，見要收他回去，一齊暴怒，就地一滾，各現原形，一時雪膚花貌，玉骨冰肌，全都化爲烏有，變成身高丈許，綠髮紅睛，血口獠牙，遍體鐵骨峻嶒，滿生白毛，貌相猙獰的赤身男女癡鬼，厲聲怒嘯，齊向鐵姝撲去，還算鐵姝收時，已先準備，不等撲到，已將身懸轉，以背相向，右手令牌，照定後心一擊，那三角晶牌上，便發出一股黑氣，衆惡鬼立被裹住，身便暴縮，一陣手脚

亂掙怒聲怪叫，橫七豎八，跌跌翻翻，化爲十八道青烟，往鏡中投去，迅速異常，轉瞬立盡，鐵姝匆匆插好令牌，重又回身，在光中戟指大罵，一面伸手去拔額上金刀，玉清大師，見他牙齒亂挫，面容慘變，知已勢窮力竭，欲用他本門分身解體大法，拚着不勝，以身啖魔，將真正天魔拘來，與己拚命，這天魔與所煉妖魂惡鬼，大不相同，休說是敗，便行法人稍一駕馭不到，便受其殃，自己也無必勝把握，先見額插金刀，便慮及此，還料他未必有此大胆，居然情急拚命，如何容他拔刀施爲，忙即發揮旗門妙用，大喝鐵姝道友，休得任性妄爲，犯此奇險，那天魔也傷我不得，何苦引害自己，鐵姝把刀剛拔到手內，正待如法先斷一足，再拔餘刀，依次分身，忽聽仇敵警告，圍身神光，倏地撤去，略一驚疑，跟着便見祥光湧現，定睛四外一看，環身五個高約百十丈的旗門，祥雲繞繞霞光萬道，齊向身前湧來，那護身碧光立即迫緊，上下四外，輕如山岳，休說拔刀行法，手脚都難移動，憤激中耳聽玉清大師喝道，我看令師面上，不爲己甚，否則旗門一合，你便成了劫灰，如知悔悟，我便網開一面，放你回山如何，鐵姝明知死生在於一言，無如賦性兇橫，妄想拚送此身，默用本門心法，自破天靈，將元神遁回山去，向師哭訴，三次再報前仇，終不輸口，這時天已大亮，玉清大師，接連曉諭數次，鐵姝仍是怒目切齒，聲容相向，兩人便在相持不下，忽聽遠遠傳來一種極尖厲刺耳的怪聲叫道，玉清道友，孽徒無知，請放他回山受責如何，玉清大師，知是

鳩盤婆所發，忙答令高足苦苦相迫，實逼處此，本在勸他回轉，教主令回，敢不惟命，又聽怪聲答道，盛情心感，尙容晤謝，說罷寂然。玉清大師知魔宮相去當地，何止萬里，竟能傳音，如隔戶庭，并連連對方答話，也收了去。好生驚異，再看鐵姝，已是神色沮喪，兇焰大斂，知道魔母已然另有密語傳知，不會再強。忙把旗門移動，斂去光華，笑道，鐵姝道友，令師相召，你那法寶焰光，和三魔鬼，未敢妄動，現在收聚一處，禁法已癒，我不便奉還，請你自己收回。歸見令師，代爲致候，改日再容負荊吧，祥光一斂，鐵姝立即行動自如，師命不敢違逆，再如逞強，必受師父遙制，終於無用，聞言垂頭喪氣，滿臉急憤，道聲行再相見，逕自收回法寶魔焰，化爲一道黑烟，冲霄而去，衆人聽完經過，俱覺道淺魔高，各人功力太差，幸未遇過勁敵，否則遇上，也自無幸。允中尤其自問力弱，因妖尸谷晨，不久來犯，利害更勝魔女，對於元江取寶一節，不由生了戒心，又聽說起顛仙昨日曾回，深悔不該在臥雲村逗遛，錯過機會，所說熟人不知是誰，但盼能是愛妻，再好沒有，否則能夠遇上，帶句回話也好，有心取寶事完，私往白陽山一訪，又無此胆量，因知素因大師對徒寬厚，湘因常時獨出，積修外功，還回家鄉去了兩次，竟欲託他先往白陽山一行，自己隨此遇機再去，當人不便深說，硬把他約出庵外林中商量，正說之間，雲鳳已隨顛仙飛落，夫妻二人見面，顛仙入洞之後，允中自是悲喜交集，備述相思之苦，雲鳳對

他，本有深情，祇緣夙根深厚，又經白髮龍女崔五姑一引渡，雖然看破塵緣，一心向道，有時想起老父年邁，夫婿多情，也是不無懷念。再聽允中爲一棄家學道，出死入生，備歷艱危，行時對於老父，又那麼奉養周至，越發感動，不禁流下淚來，還是允中勸說，現在夫妻二人，俱都仙緣遇合，雖然正果未成，祇要各人好自修爲，照鄭師叔之言，夫妻今籍，同注長生，并非無望，以後地久天長，神仙眷屬，永相相守，比起世俗三五十年恩愛光陰，彈指卽過，判若天淵，便岳父也可以靈丹相敬，使享遐齡，此時心緣各遂，夫妻重逢，應是大喜之事，怎到傷心起來，雲鳳聞言，方始破啼爲笑，湘因在旁，不由也把情懷觸動，互相談完別況，七星真人趙光斗，忽然走來，說玉清大師，現在前殿相喚，三人連忙同去，除白水真人劉泉，陸地金龍魏青外，殿中又來了二客，一是鬚仙李元化的弟子，白俠孫南，一是追雲叟的大弟子岳雲，經劉俞二人，向衆引見，敘禮之後，玉清大師道，明晚子時，便是取寶之期，岳孫二位道友，原奉師父行道，中途相遇，結伴同行，昨日路遇神駝乙真人，說妖尸谷晨，此次雖然未必落網，伏誅之期，已不在遠，除他之寶，恰在金船以內，無如此次吸金船，事出勉強，又有好些利害妖人作梗，不能全得，廣成子的仙機奧妙，又難深悉，惟恐此寶靈異，或是金船出水，卽行飛遁，或是深藏船內，與諸寶并列，不及選擇，疏忽過去，特命二位道友，趕來告知，并行參與取寶之役，以免錯過，如等

二次取寶時，妖尸氣候已成，便有此寶，也未必能以制服了，妖尸死命作梗，也爲此寶，是他尅星之故，妖尸如在，不受挫，峨嵋開府之時，必集妖黨，前往擾害，雖然無妨，終煞風景，況且此時北邙山妖鬼徐完，也要前去，二妖合力同仇，更增邪焰，實是大意不得，雲鳳便問此寶何名，是何形相，玉清大師笑道，仙機實是微妙，此寶名爲歸化神音，說也奇怪，廣成子在崆峒絕頂，曾用九年之功，窮參造化，煉成此寶，尙未用過一次，聽說廣成子爲積九千萬功德，煉成許多法寶，倒有一半，應在未來數十年後，此寶便係其中翹首，形如一個透明圓卵，內發陰陽兩儀妙用，任多利害的妖魔鬼怪，當之必無倖免，可惜此寶，用後卽與所誅妖邪同消，除非真有極高法力金仙一流，當其用時，守候一旁，將那忽然爆發的靈氣，用寶物攝去，還可略備下次再用，功效雖差，似妖尸這類妖邪，仍是不堪一擊，如無此法，一次用完，卽便能收，也祇再用一次，卽化烏有，照我所料，當初煉此異寶，直是爲了妖尸而說，明晚子正，金船出水，我在空中防護，鄭師叔親身入船取寶，已有乙真人預示，自然首取此寶，不會放過，此寶內貯前古太虛精氣，輕清上浮，惟恐船開以後，升空自飛，此時妖邪環伺，雖然無一敢去挨他，自惹殺身之禍，但他升空絕速，其去如電，一不小心，追攔不住，被他飛入靈空仙界，二天相接之處，遇見乾天罡氣，立卽散破，不特枉費前古金仙苦心，二次元江取寶，也無此物，固然妖尸惡貫已盈，終難脫

却，那就要勞師動衆，費力多了，此次取寶，本來所得無多，諸位道友，到時不可貪得，第一先注此寶，一經發現，更不可隨使用劍光法寶堵截，我煉有烏雲神蛟網一面，大小分合，無不由心，略費片刻功夫，便可改變成好些付，少時待我分出，按人各取一付，金船出水，此寶飛升以前，必在水面略一廻旋，方始向上急升，此時妖尸或是分出許多鬼怪，使我們應敵分神，或令妖黨苦鬥，使難兼顧，好在此寶升空自化，永除後患，弄巧也許還有收寶之法，都說不定，諸位道友，千萬不可驚慌，一見此寶，速將烏雲神蛟網擲去，各用劍光法寶護身，有我在側，羣邪之中，祇妖尸一個，難於抵敵，但楊道友已趕到，所見多屬幻相，絕無他虞，等寶入網，不論何人，速往中央飛來，將寶交我，然後合力應敵，仗着乙真人的伏魔旗門，雖未必一網打淨，大約除妖尸外，也沒有幾個生還的了，衆人一領諾，玉清大師隨將神蛟網取出，分織成了九付，除在座諸人外，給歐陽霜也留下一付，一會歐陽霜奉顛仙之命，將應辦之事備妥，由後洞走來，玉清大師將網交與，重行叮囑，然後同入後洞，去見顛仙，顛仙先將洞門，行法緊閉，笑問玉清大師，又照乙真人之計行事麼，玉清大師笑道，這妖尸和雪山老魅，一般機智絕倫，近爲此寶，日夜籌思，豈有不來窺伺之理，不這樣，他未必深信不疑，可是欲取姑與，一則堅他信心，二則使他自知必能漏網，不致拚死，來傷我們的人，豈非絕妙，顛仙笑道，這樣一說，他知旗門利害，必然

胆怯失志，先留退步，我們人雖無傷，乙真人先意除他，却難如願了，玉清大師道，乙真人本是心急前仇，逆數行事，適才岳道友所持書信，看完便化，師叔未見，看那意思，自從得了齊師叔二次飛劍傳書，告以此寶細底，知道妖尸伏誅不遠，也就變了初意，欲等此寶到手，再行誅戮，不急在此一時了，顛仙道，我因霜兒來說，乙真人派人傳書，他在旁沒有看完，便即化去，你示意令他對我來說，我未見全信，還當此老，非要逆數而行呢，照此說來，我們目前雖然小就，總可有勝無敗了，衆人聽那語氣，好似適才玉清大師所說一節，題外還有文章，但是顛仙和大師，俱未明說究理。俱都不解，又不便請問，料定勁敵當前，事關重大，祇得到時仍照原定做去，相機行事，各人都打着同樣心思不提，顛仙隨又商議取寶之事，除歐陽霜一人外，由玉清大師起，各人俱派有職司，議定之後，顛仙祇留玉清大師一人，餘俱命出，當由顛仙門下女弟子，歐陽霜，慕容姊妹，陪往前殿落坐，一面爲新來二人，安排居處，慕容姊妹，俱善烹調，特意備了一桌酒菜，與衆同飲，山肴野蔬，別有風味，連岳雲已能辟穀的，也都見獵心喜，言笑宴宴，飲啖甚樂，山月漸升，清輝如晝，衆人本在殿外石台上，對月暢飲，正在高興頭上，忽聽庵外，風電之聲大作，知有警兆，忙各離席，縱起遁光，飛身出外探看時，庵外風雷已往，祇見祥光萬道，瑞靄千重，似波濤一般，自四方八面散去，彩霞冰紈，映着皓身清輝，奇麗眩目，衆人見和先前魔

女鐵姝被困情景相似，知是神駝乙休，伏魔旗門妙用，祇不知玉清大師，何時出來施爲，怎知妖人來此侵犯，收功又如此迅速，因知此寶利害，不敢再進，看神氣，妖人非擒即逃，沒有玉清大師主持，無庸上前，便各立定觀看，晃眼之間，光霞盡斂，月光之下，疎林平崗，依舊清徹，玉清大師也自現身，相隔不遠，倒着一個矮胖道人，知陣法已收，忙趕過去一看，妖人祇有一條右臂，左臂似早斷去，人被仙法禁制，并不會死，一雙碧眼，直射兇光，認得貌相，愈加猙獰，身帶一個大藍葫蘆，已然震烈兩半，地上好些綠色沙子，有的妖焰垂滅，猶有餘光未盡，和螢火虫一般；略閃即滅，鬼火熒熒，遍地皆是，轉瞬俱都消滅，衆人正待詢問妖人來歷，大師道：「有勞諸道友，將這妖孽，捉往後洞，我少停即來。」諸位道友如鴈同往，也可前去，衆中祇白水真人劉泉，多識異派妖邪，已認出那妖人，正是廬山神魔洞，白骨神君的愛徒，碧眼神佛羅梟，知他師徒，慣用新陳死人的白骨，和精魂餘氣，祭煉各種惡毒法寶，利害非常，不禁大爲驚訝，因見羅梟，兇睛閃爍，恐防暗算反噬，不敢疏忽，正想行法攝入後洞，不用手去沾他，玉清大師，看出劉泉慎重，笑道：「這廝的白骨箭叉，和幽靈妖火，俱都爲我所破，因不願污這庵前淨土，我又不是主體，特地送到鄭師叔那裏，用太乙火煉，使其形神俱滅，免爲人害，他已爲神雷所傷，知覺全失，不能出聲，祇元神尚在，不告顯仙，無須問供，便即誅戮，反正是爲劫寶而來，就

他知覺未喪，也必不吐，明晚這類妖邪，來的正多，不值與他多費唇舌，就這麼提將去好了，劉泉方始放心，暗忖這廝，雖說法寶全喪，看他兇睛閃閃，至多不過身受禁制，大師怎說他知覺已失，連話都不會說呢，按說大師萬無看錯之理，心中奇怪，故意喝道，羅梟，你認得我麼，羅梟兇睛怒突，意似憤極，劉泉越料他知覺未死，見玉清大師，示意催走，毒蛇在手，終以小心爲是，便將羅梟攔腰提起，暗中戒備，往後洞飛去，到時，洞已開放，等將羅梟擒進，一陣烟光閃過，洞門重又閉上，顛仙見有妖人擒來，好似早在意料之中，絲毫未以爲意，從容由身上，取出一個玉環，向空一擲，化爲一個二尺許的光圈，飛向洞頂，凌空懸住，劉泉會意，便把羅梟往上一拋，恰好攔腰束住，跟着玉清大師，便率衆趕到，閉洞之後，說道，乙真人伏魔旗門，端的神妙，現經運用，本庵連這洞府，俱在籠罩之中，稍有警兆，立即知覺，便不行法封洞，也無礙了，顛仙道，話雖如此，妖尸饒有靈機，終以謹慎爲是，這廝是怎被擒住的，玉清大師笑道，當鐵姝被魔母喚去，我收法之際，心神微動，暗中留神查看，已知有異，因這廝曾得白骨老妖真傳，自在九華爲盜肉芝，被金蟬道友，飛劍斷去一臂，乘機用他本門解體分身，化血遁回山去以後，立誓報復前仇，苦心修煉，頗有一些鬼祟門道，我祇知有妖人在側窺伺，竟不知他藏處，惟恐當時打草驚蛇，被他逃走，故作不知，露出空隙，同衆道友，逕自回庵，實則暗中已將旗門倒轉，

隱去形跡，可笑這廝，真個胆大，先見魔女被困狼狽之狀，明知利害，伏伺了一陣，見無什動靜，終忍不住，因不知此寶靈應妙用，以爲我已收寶回庵，庵前縱有什埋伏禁制，照他師傅妖法，決困不住，妄想試探着，入庵窺伺我們虛實，適才出庵查看，這廝已然入伏，正在東馳西竄，衝突不出，在他以爲，身形已隱，人看不出，却不想他那一身邪氣，如在遠處潛伏，或許難於發覺，相隔這近，不比初來時，是在左側危崖之上，本就一目了然，何況身在伏中，更易發覺，他不見人，人却見他，稍一發動陣法，原形立現，他見庵門忽隱，雲霧四起，迷茫無路，已覺不好，等我入陣現身，竟妄想以所煉妖法，和幽靈陰火取勝，白骨老妖，與妖尸谷晨，路道相同，這廝是他門下，定然二妖相合，拿命而來，意欲生擒，拷問機密，因妖尸長於地聽之術，恐被驚覺，一面破去妖法，假作發動旗中的乾天神雷，將這廝震迷，又和劉道友等述說，故意呼喚這廝，讓妖尸聽去，然後擒來這裏，實則這廝祇是吃仙法禁住，知覺一點未喪，祇一解禁，即能出聲言動，我們祇知妖尸此次，蓄謀大舉，他也惟恐我們，算出細底，洞中設有魔法，顛倒蹤跡，以此細底難知，難得生擒到他的手下死黨，此時又無什事，尋常拷問，他必不招。師叔最精五行禁劾妙法，何不試上一試，此法雖是殘酷，這廝師徒，積惡如山，已然滿盈，以暴制暴，也不爲過，師叔以爲如何，鄭顛仙笑道，妖尸不知可會被你瞞過麼，玉清大師道，我也想到，這等做作，他

未必不疑，不過這廝，乃是白骨老妖愛徒，如恐洩露機關，逕下毒手，一則現正二妖合力，需人相助之際，惟恐白骨老妖不快，二則我應變迅速，擒到以後，先放衆道友入陣，將他送來此地，然後將全陣收去，妖尸便是不顧友情，想下毒手，致這廝於死，先有旗門仙法阻隔，嗣又移來這裏，也辦不到，適才劉道友走後，我曾細心觀察，并無朕兆，妖尸也許信以爲真，當這廝真個失去知覺了呢，否則那白骨老妖，居心狠毒，與妖尸不相上下，又是他的徒弟，下手更易，妖尸有求於人，卽有顧忌，他知這廝，已落敵手，萬無生路，與其任他洩露機密，還受無邊痛苦，還不如由他自行處死，好得多，豈有聽其自然之理，顛仙道，話雖如此，我看這廝，目射兇光，祇有憤毒，而無懼色，妖尸不是不知我們難犯，既敢令其輕身涉險，不是另有脫身之道，便是另有熬刑之法，如要拷問，還須事先查看清楚，免得白費心力，玉清大師本在暗中留意羅梟神色，見他聽到這裏，怒目睜視顛仙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，心中明白，故意試道，我看不會，這廝如有什玄妙準備，適才劉道友送他來時，已自施爲逃走了，師叔五行禁劾中，祇土木二禁，最難忍受，使人啼笑皆非，好在他跑不掉，等我撤法，就請試上一試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罷，顛仙方要答言，玉清大師，瞥見羅梟，口角微現一絲喜色，愈發斷定所料無差，手指羅梟，搶先說道，你休在睡裏夢裏，以爲我們，祇將禁法撤去，你便可借用五遁逃形之法逃生，那土木二遁，逃時更

是容易，可知你師徒，鬼蜮伎倆，我們俱已深知，所以劉道友提來時，不令你身，與五行之物相觸，凌空飛行，實則他乃過慮，休說你已受我禁制，未撤以前，任你神通廣大，也是施展不開，就此時撤去禁制，此洞有仙法封禁，絲毫聲息，都已隔絕，所有你們教下，逃生妖法，一齊失效，借用五遁逃形，或許能行，但我們已有防備，勢必在拷問之先，破了你護身和逃形妖法，然後撤禁，依次行刑，反正一死，早說實話，免受若干罪孽，隨說，手朝羅梟當胸，虛劃了一下，羅梟上身衣服，立即分裂自解，胸前果有一道，形如骷髏的妖符，隱映肉裏，羅梟自知機密敗露，無論何方，俱難逃命，二目兇光頓斂，目注玉清大師，意似有話要說，爲仙法所禁，不能出口之狀，玉清大師道，你且莫忙，等我破了妖法，自然容你張口，羅梟知道絕望，熱淚不由奪眶而出，玉清大師，也不睬他，由懷中取出七秘金針，向羅梟胸前擲去，七絲金光閃處，釘在妖符上面，正撤禁法，想要問話時，忽聽羅梟厲聲怒吼，你們好，底下狠字，還未出口，倏地全身火起，晃眼化爲灰燼，鄭顛仙和玉清大師，終是行家，見狀知爲妖尸所算，知道妖尸和白骨神君，此舉實非得已，但能保全，仍要保全，羅梟雖爲妖法自焚，靈氣未必全滅，此時全洞仙法封禁，遁逃不出，遲早有人開洞出進，稍有空隙，便被二妖將殘餘靈氣收去，仍可聚煉成形，重爲人害，一見火發，雙雙不約而同，各將手一搓，一放，便有雷火連珠發將出去，轟隆之聲，震撼全洞。